

探寻“几字弯”的自然与人文底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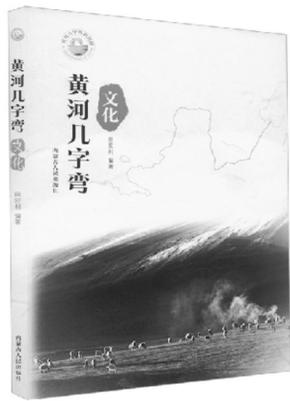
——读《黄河几字弯》

甘武进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其奔腾不息的姿态和雄浑壮阔的气势，滋养着华夏大地，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在黄河的众多地理标识中，“几字弯”无疑是最为独特且引人瞩目的存在。《黄河几字弯》这本书如一位忠实的向导，带领我们深入探寻黄河内蒙古段这一区域的自然奥秘与人文底蕴，为大家打开一扇了解黄河文化的全新窗口。

田宏利，著有《走遍内蒙古》《吃遍内蒙古》等多部作品。本书通过“长城直道筑边防”“胡服骑射古云中”等板块将内蒙古黄河文化的形成、沿革、特点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结合历史文献、影像资料，以图证史，充分展示黄河在内蒙古地区的独特魅力，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真谛。通过书中的文字和图片，读者领略黄河“几字弯”的壮丽风景，聆听内蒙古的“黄河故事”，感受内蒙古的黄河文化。

阴山山脉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山脉，蜿蜒千里。古往今来，先后有众多北方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游牧驻牧，演出的一幕幕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阴山的山岩之上，镌刻了数以万计的岩画，记载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其中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是



动物岩画。狩猎画中有各种各样的猎手、武器、狩猎方式等场面性图景，无论是独猎、众猎，还是引弓射猎，抑或围捕野兽的画面，都表现了猎人获得猎物的强烈愿望。

“考古资料表明，河套地区农业大约起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作者说，众多的新石器遗址包含大量农业文化遗存，表明河套地区原始农业是综合性农业。秦汉时期是河套地区农业的全面

开发时期。唐朝政府在河套地区屯田实边，开始兴修水利。元朝时，郭守敬曾任河渠提举，筹划修复灌溉渠系。“近代河套地区开发的第一人当数王同春。”他先后在河套地区独自开凿和疏浚了义和渠等，与他人合伙开凿、重修了灶火渠等，合称八大干渠。

长城沿着山势蜿蜒，黄河水奔腾不息，二者相互辉映，让人联想到当年戍边将士的金戈铁马和烽火岁月。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击败林胡、楼烦后，便在河套地区修建长城。和长城为一体的烽燧体系。后来，秦朝修建了通往河套地区的交通系统——直道。史料记载，秦朝修建的直道，直到清朝初年才荒废。“在某种程度上，秦朝对河套地区的经营，不仅加速了边疆开发进程和民族的融合，也对中国疆域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人生活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后来，敕勒人翻越阴山山脉，出现在阴山南麓的蓝天碧野之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特市旧城）在历史上曾经是万里茶道上一重要的一站。中原的货物运到归化

来，靠的是车和船。再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只能依靠骆驼运输，由骆驼把这些货物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河套地区的饮食，多受晋西北和陕北的影响，或者说是晋西北人和陕北人的饮食习惯为主体。”走西口到河套地区种地的晋陕农民，居而不定，被称为“游农”。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有的“游农”选了较为合适的地方，建间土房，就算定居了。河套民风淳朴，当年走西口的人一路艰辛，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吃到哪里，常常受到他人的包容接济。后来他们在河套地区定居下来，也常常包容和接纳他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河套淳朴的民风。

阴山岩画连古今，福河传承黄河石……作者凭借深入的调研和细腻的笔触，全面呈现了黄河几字弯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与文化，不仅为研究黄河流域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传承黄河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借鉴。让我们读此书，走进黄河几字弯，感受其独特的魅力，共同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给人生上一根琴弦

——读史铁生《命若琴弦》有感

张雪晴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十季) 征文

史铁生在《命若琴弦》开篇写道“在苍茫的群山之间，一老一少两个瞎子，每人携一把三弦琴，行走在黄土高原的皱褶里，以说唱为生。”给读者勾勒出一幅苍凉画面。

故事主要讲述了老瞎子和小瞎子师徒二人的故事。老瞎子的师父告知他弹断一千根琴弦就能拿到药方治好眼睛，他为此历经无数艰难，走村串寨，用那把三弦琴弹奏出无数音符。

然而当他真的弹断一千根琴弦，满心欢喜去抓药时，却发现那所谓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多年坚持的希望在他骨白的眼球里只剩一潭死水，正当他心灰意冷时，他想起小瞎子还在等他，内心重新燃起生的希望。

他也理解当初师父善意的“谎言”，便把这个“谎言”继续传递给小瞎子，让他也有了活下去的盼头。此刻，他想起师父的遗言：“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是啊，这根琴弦，既是他们弹奏音乐的工具，更是支撑他们在艰难人生中不断前行的希望。

当我们对未来充满迷茫、困惑的时候，我们何不给自己人生上一根这样的琴弦呢？

我也曾在迷茫中寻找寄托希望的“琴弦”。上合肥某所高校一直是我心之所向，并将它列为我学习生涯的目标，可高中因数学差，与之失之交臂，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后续学习中都找不到奋斗的曙光。

可每当我走到心仪学校的门口，脑海总浮现我考上这所学校的喜悦和美好，于是重新拾起信心，在一次次不尽如人意的模拟考试杀出重围。

当我踏上这所大学的时候，心情竟毫无波澜。事实上，我更加怀念那段跌入“深渊”的考研时光，它不仅促使我完成蜕变，更将坚持、执着等品质深植于可塑性性格中，成为一生财富。正是坚



持的力量，赋予了这段经历无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常常为自己设定各种各样的目标，但当我们真正达成目标，却可能会陷入迷茫，发现人生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而变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就像老瞎子，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光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是徒劳的。相反，正是这些努力，让他明白生命中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而生命最动人的乐章，永远奏响在追寻希望的路上。目的虽是虚设，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

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不断滚下，长期重复劳作，这看似毫无意义的，却正是西西弗的命运。但在这过程中，西西弗赋予了自己行为以意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人生最重要的正是琴弦舞动的过程，而非结果如何。恰似老瞎子师徒在苍茫群山间地行走，在毫无意义的人生中不断弹奏希望之弦，弹奏出生生不息的乐歌。鲁迅曾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给人生上一根琴弦，不断更新希望，支撑走完人生每一道沟坎。

在平凡中寻找诗意的栖息地

——读钟新强《低处的芦苇》

瞿杨生

当现代诗歌在云端编织语言的迷宫，钟新强选择俯身贴近大地。他长期扎根乡土，深受家乡山水人文滋养，其诗作多源于生活感悟，带着泥土的质朴与对世界细腻的洞察。这本《低处的芦苇》诗集，便是他凝萃日常点滴诗意的之作，宛如一扇通往诗意世界的窗，让我们于平凡日常中，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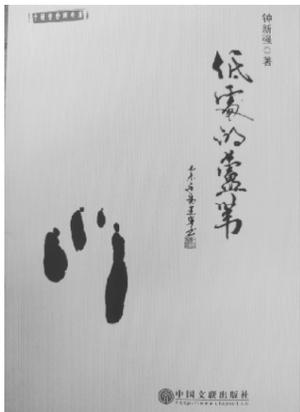
整本诗集构建了“天—地—人”三重镜像的隐喻系统。头顶的月亮成为最古老的乡愁载体。在《中国的月亮》里，“一枚中国的月亮，走了七个小时，来到非洲的天空，只为了倾洒下一地来自故乡的桂花香”，它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传承，李白的酒液与非洲的月光完成跨越时空的互文，游子眼角的泪光与母亲的白发在月亮中构成双重显影。这里，月亮不再是天体，而是情感纽带，将家国情怀具象化，让诗意在距离与思念中满溢，触心底最柔软处，唤醒我们血脉中的文化乡愁。

聚焦到诗集中的同名诗作《低处的芦苇》，“莫笑我活在低处太卑贱，其实，低处也无妨，至少还能和荷花站一起”，展现别样生命哲思。土地上的芦苇则以

谦卑对抗崇高，荷花与白鹭的意象群落暗示着低处的丰饶生态。诗人以芦苇自比，坦然面对平凡境遇，在卑微里发现美好，这是平凡生命不甘沉沦、怀揣梦想的低调，诗意在低伏的身姿与高远的向往间流淌。它教会我们珍视当下、心向远方。

那些在月光下消逝的童伴，在盐粒中“行走的人鱼”，共同构成了钟新强诗歌中“疼痛美学”的注脚。《海的女儿》是坚韧的生命之歌，“大海在左，人海在右，我愿一寸寸，断掉畅游海水的鱼尾，换取双足”，在大海与人海抉择间，她断尾求足，踏入艰难尘世。明知前路荆棘丛生、会被剥夺发声权利，“还是愿意行走在有人语的屋檐下，哪怕最终一切如梦泡影”，这是对命运无畏宣战，打破童话梦幻，于残酷现实寻诗意栖居，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照亮平凡人在困境中踽踽前行、坚守梦想的道路。

而《月光下的孤狐》将儿时游戏场景诗意重构，“夏天的夜晚，月光明晃晃，我们在村子大坪里捉迷藏”，可当伙伴们散尽，只剩“我”被孤狐笼罩。“月光那么大，我那么小，月光那么亮，我的孤狐那么黑”，诗人捕捉这一瞬，用质朴文



字勾勒出童真远去、孤独袭来的酸涩，把生活的细微褶皱展开，让诗意在回忆与现实落差中氤氲。

诗人对时间的处理也显露出了禅意。《小雪偶感》从节气切入，借雪的缺席反思岁月。以“更多的雪，都落在从前”解构线性时间观，当他说“我们一定是错了”，既是对记忆滤镜的警惕，亦是

对未来可能性的谦逊敞开。“小雪没有下雪，这个冬天来得迟缓”，诗意藏在季节变换、期望落空背后，是对时光流转、尘世变迁的喟叹，这种时间哲学在其他几首诗歌中也得到印证：既承接荷花的当下芬芳，又借白鹭之翼触触远方，在时空的经纬中保持柔韧的平衡。同时提醒我们珍视过往美好，直面当下复杂，于生活断层处窥探诗意微光。

这些诗篇虽场景各异，但都围绕平凡人情感起伏，从乡思、成长、梦想追求到岁月感怀，层层递进铺就诗意长卷。相较于部分追求华丽辞藻、宏大叙事诗集，“低处的芦苇”返璞归真，聚焦凡人小事，以质朴笔触雕琢诗意，恰似一泓清泉，于喧嚣诗坛独树一帜。

整部诗集，作者扎根日常，从乡情、自我、回忆、梦想、时光等平凡维度深挖，用灵动笔触勾勒细腻情思，让生活的每处褶皱都绽放诗意花朵，引领读者在平凡尘世寻找心灵栖息地，沉醉于文字织就的诗意华章。

相信翻开这本诗集，无论你身处何方，境遇如何，都会像作者一样，在柴米油盐日常中觉得熠熠生辉诗意角落，开启一场触动心灵的阅读之旅。

新书速递



《月亮与篝火》

[意]切萨雷·帕韦塞 著 陈英译

“我们需要一个故乡，即使只是为了离开它。”小说的主人公厌倦了在美国的闯荡，回到意大利北部乡村寻找失去的童年，但他所追寻的故乡早已支离破碎。无尽的怅惘中，他再次踏上旅途，而本书作者帕韦塞也在小说出版的次年苦闷离世。卡尔维诺在帕韦塞去世后，曾花近十年时间编辑帕韦塞的十六卷全集，以此向这位作家致敬。

《末世举人刘大鹏》

行龙 著

刘大鹏(1857—1942)，山西人，清季举人。虽然在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不能说全无所作为，但终究属于历史上的小人物。让刘大鹏成为史学界持续关注热点的，是他留下的数百万言的日记——《退想斋日记》。《退想斋日记》节选标注本1990年出版后，催生大量以《日记》为核心史料的论文，英国学者沈艾娣所著《梦醒子》更是让刘大鹏为海外读者所知。著名社会史学者行龙教授此书是沈氏作品之后第二部刘大鹏研究的专著。作者将个体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局中进行审视，不仅细致梳理刘大鹏的生平经历(参加科考、担任塾师、重修晋祠、著述成就等)，而且写



出了“一个人”的灾害史、疾病和医疗史、抗战史；不但纠正了已有研究的一些错误，亦弥补了若干研究空白。



《毕加索与科克托》

[法]克洛德·阿尔诺 著 杜蕾译

科克托和毕加索之间的关系“残酷且致命”，这也是传记作家阿尔诺这本新书的灵感来源。全书讲述了毕加索与科克托横跨整个20世纪的友情。这两位创造力旺盛的艺术家性格迥异，毕加索是惯于保持沉默的天才画家，而科克托则是热爱社交生活的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人在震动了整个欧洲的巨大中相知相识，开始了他们延绵五十年时间的紧密友谊。

孩童的“失语”与“治愈”

——读《狼洞的外婆》有感

李利芳

文学叙事的价值，就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度关注探索人类存在的一般问题与普遍规律，以人文关怀的立场、方法、能量介入社会治理。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类，其存在的区别性特质，就在于它将对儿童命运的关切纳入文学的价值视野中心，引领全社会将儿童作为大写的“人”去关注、呵护与培育。《狼洞的外婆》是一部践行儿童文学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它勇于面向当前儿童在生活中遭遇的典型问题，并为解决时代性的儿童问题提供路径与方法。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狼洞的外婆》节制性的情感叙事基调，它体现出一名成熟作家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和良好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将儿童文学文类属性与其叙事特征的把握。作品主旨关涉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家庭离异，母亲抑郁自杀，孩子自小没有社会化实践，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这是一个被无辜地剥夺了话语权利的孩子。白果的失语状态是由其特殊小环境造成的，但其呈现的问题症候却具有普遍启示性。作家没有采用激烈的情感语言去渲染凸显这一问题事实，相反，以克制的情态去徐徐打开这一扇被关闭的生活视窗，慢慢细细地去梳理白果面临的困境与处境。

这样的叙事设定能够满足一部优秀儿童文学所需的多重意蕴要求：首



先它是以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的结果，一定是单纯明净、简简单单的，而且这是一个被长期关在家里的孩子的心境显示，画面般的白描景观显示一个孩子的无力；其次，冷静的素描揭示了成年人的无情与麻木，“爸爸带着一个盒子，他告诉白果，妈妈在盒子里”，这句简短的表述中沉潜着令人窒息的力量，虽然没有呐喊与撕裂的语言，却获得了异常的批判力度；再次，这一沉静的叙事基调，内蕴着一股强大的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力量，这主要

通过狼洞外婆这一形象体现出来，与外婆的性格气质高度吻合。从问题揭示到走出困境，《狼洞的外婆》在不动声色中表达微言大义。

回到儿童生活内部，在与儿童的陪伴与共情中找到生命的法则，在常识视野中关切儿童问题，从生活逻辑而不是想象逻辑出发去诠释儿童本体，这是王勇英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外婆将白果带离原来的环境，作家从她的手握白果的手开始写起，信任关系的建立瞬间就可以完成，这是由外婆真诚的爱、无私的奉献与担当精神决定的。打开孩子心灵之锁的密钥，就在成年人的关爱与对艰难生活的坚守中。白果的爸爸缺席了，她的妈妈无力地离去了，可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却顽强地担负起了抚育后代的责任。白果的外婆是中国千千万万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化身，一代又一代，给予了孩子们安全稳定的童年舒适区。王勇英写出了中国式童年的成长模式，也写出了中国式童年的养育模式。近年来，王勇英以地域书写、历史书写、家族书写、民族文化为切口的创作理念，将东方传统伦理道德观、家庭观、亲情观的价值演绎得淋漓尽致。

儿童与世界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可是却经常被外部环境影响与切断。外婆以她朴实务本的生活观带着白果一点一点回到正常生活

进程中，从火车上买昂贵的烤鸡腿开始，到咕咕咕咕的旧电风扇带来的乐趣，再到祖孙一起慢慢养育四只小鸟，白果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开始正常了起来。她体验到爱的呵护，真切感受付出与回报，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作家非常着力于白果转变过程中的细节刻画，孩子情绪的微妙变化与外婆的恰到好处，都堪称专业心理学级别的。比如对白果的笑的前后对比呈现，就显示了作家的观察力与敏感度，以及对儿童心理的科学认知。白果刚开始笑得用力，可是慢慢的，她笑起来就五官相互协调。还有对于白果的语言能力发展进程，外婆的判断与她给予白果的信任态度，事实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作家对小喜鹊的日常生活与成长进程刻画得尤其生动逼真，小喜鹊的灵动机敏、生机活力潜移默化影响着白果的生命感受，白果通过小喜鹊完成了镜像成长。

优秀的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的关注，是由内而外、循着儿童心灵悸动一点一点刻画的情感地图。儿童本位观念的使命是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这是一个完全从儿童出发、植根于儿童生活而得以成立的过程。王勇英从中国祖孙间一次日常而奇特的养育经历入手，敞开了东方伦理亲情的巨大精神价值，探讨了生命的韧劲与意义等终极命题。